

中国智造

ZHONGGUO ZHIZAO

【手绘插图版】

◎ 蔡成 著

《地工开物》不只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去完成的一本图书，它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中国民间手工业的工艺，在挖掘中国民间手工业的经济价值与实用性之外，更注重挖掘它在文化、艺术、精神寄存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与作为「历史活化石」的价值，揭示藏匿于手工活动表象之下的真实社会生活，对中国民间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渐行渐远、日渐式微而模糊的生活方式和细节进行精雕细刻。它追寻的，不只是散落在乡间的传统手工艺人，更是对故土乡情的依恋，对传统匠人精神的挽留。

地工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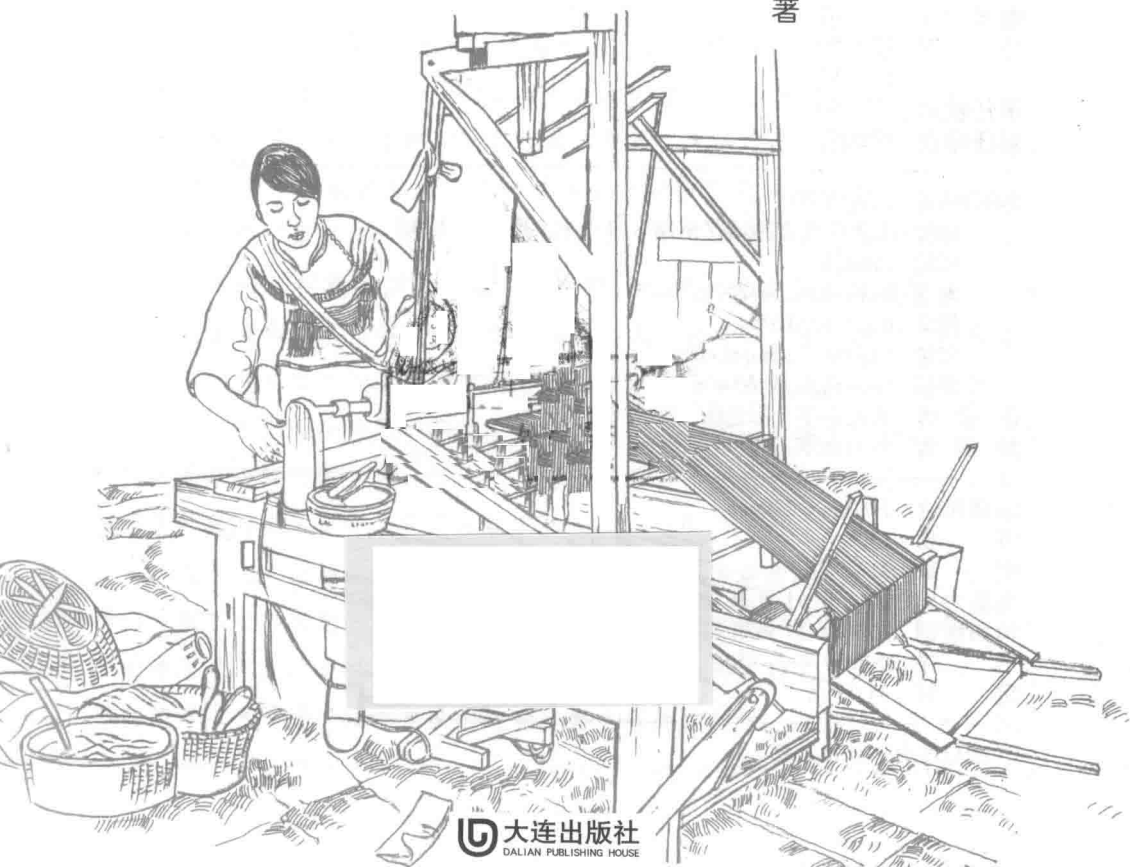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地工開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蔡成○著



© 蔡 成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 / 蔡成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05-1074-6

I. ①地… II. ①蔡… III. ①民间工艺—介绍—中国
IV. ①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6325 号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助理编辑: 魁宏达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绘 图: 段 欣
向 欣
责任校对: 李 莹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 6 号三丰大厦 A 座 18 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42/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3.5

字 数: 21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074-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序



《地工开物》再版，身为作者，自然乐开怀。

当年《地工开物》成书时，我在中国。待该书2007年正式出版，我已旅居澳大利亚。初版面市后，借助热心文友和网络，我源源不断得知本书的一些信息，比如众多点评文字在全国各大媒体亮相，本书在长沙等地书店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图书收藏家们晒书单时《地工开物》在密密麻麻的书目里探头探脑，该书入选“重品读文化中国”第九届全球华人中学生阅读征文大赛推荐书目……有条并不权威的消息却最令我欣慰，这是一位中学校友粘贴后发给我的，说网上征询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选读书目时，在回答者开列的长长书单里，他发现有《地工开物》的身影。话说多年前高考，我“跨过”重点大学录取线，却因至今未知的缘由而与大学无缘，只在一所中专学校拿了张中专文凭就草草告别校园生涯，攻读研究生的学子当真把本书列入选读书目的话，算得上是我的作品替我完成了入象牙塔之门的心愿。

这几年来先后回国三次，我曾陆陆续续重走著书前走访过的城乡，意欲重逢出现在书中的主角们。这些手工艺人们个个称得上民间艺术家，可惜除了他们的身影难觅外，他们的居所竟也追随主人“溜”得无影无踪：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建设使我掉进了错综复杂的迷宫，要么房屋被推平，旧址仅余萋萋芳草；



要么旧居干脆已被崭新的高楼取而代之；要么不知笔直宽阔的高速干道将房舍挤到哪个角落去了……只剩唯一的结果：我彻底迷路了。

迷路的，岂止是我？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也迷失了方向！

假如说仍旧追寻民间手工艺是我的执念，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听到了传统消亡的余音袅袅的挽歌。原本我雄心勃勃欲创作《地工开物（二）》的梦想，也就随着风中的挽歌而暂时偃旗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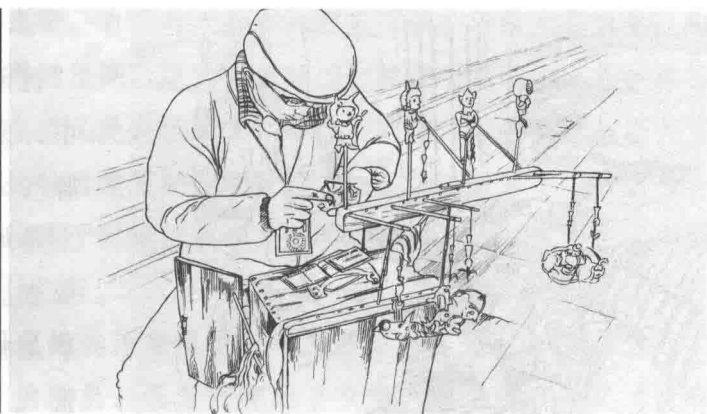
真的好担心，我所热衷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在遍地狼烟的城镇化建设下，在现代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会彻底落到走投无路的下场。值得庆幸的是，在《地工开物》出版后，我陆续得知一些关于民间手工艺的同类图书不时推出，也就是说，和我一样浸淫于民间艺术并具保护意识者不乏其人，真期待更多同好的涌现。假如说传统工艺有一天终将被现代科学技术“赶尽杀绝”，那么，这一类图书和影像的存在等于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刻录、保存了一段珍贵的旧时光。

我说了，《地工开物》初版面世已超过七年。婚姻有“七年之痒”一说，意思是说，结婚七年的夫妻即使不闹个分道扬镳、劳燕分飞，口舌之争之类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在所难免。作者著书，实际也是把书当爱人。2007年《地工开物》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好比是新婚；而今，大连出版社重新出版本书，当然不属于二婚，更非重婚，而是作者重新与自己心爱的“人”举办一次盛大的婚礼庆典，犹如七老八十德高望重者准备充分，办一场喜气洋洋的金婚、银婚庆典。

既然我说初版的《地工开物》属新婚，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的事也就免不了仓促，些许遗憾在所难免。譬如图片，我坦白承认，谈不上十分理想。再版《地工开物》，是历经数年后重新置办婚礼庆典，文字上经过重新修订润色，又增添了初版缺失的部分篇章，譬如“酿造谷酒”等。就职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段欣小姐和同样是美术专业研究生的向欣小姐为本书手绘百余张精美图片，尤为该书锦上添花。我敢说，再版的书籍一定更成熟、典雅，更有阅读美感，更具收藏价值。

2016年6月于悉尼

前言



雕刻渐行渐远的时光

我越来越觉得，众多古老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尤其是那些正在日渐消亡甚至已彻底消失于我们的日常视野之外而又承载着无数先人智慧的手工艺，都是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更有资格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中国云南元谋人和北京山顶洞人住在洞穴里，靠采集与渔猎为生。他们击毙山林中的狗熊，捕捉河沟里的缩头乌龟，用的肯定不是机关枪与鱼雷，而是以打砸加工后的石块或削尖了脑袋的竹木作为武器。这类粗糙而实用的简陋工具算得上最原始的手工艺品了。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扬威于世界，可它们最初无一不是源自手工艺人的千锤百炼。即便已跨入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在中国，仍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坚持采用传统的古老工艺来做罗盘、造纸、印制族谱、配制火药。



缝虎头鞋

《三国演义》里，“桃园结义”的三兄弟中，爱哭鼻子的刘备和脾气火爆的张飞都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小手工业者。刘皇叔的看家本事是打草鞋和编草席，张飞则原本是个杀猪佬兼卖酒郎。至于关云

长，他双手抡起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耍得虎虎生风，我疑心他或许也曾是某行某业中臂力惊人、肺活量巨大的匠人。

刘、关、张虽是历史人物，可他们的“个人简历”更多地来自小说，难以当真，但太多白纸黑字载入中国文化史籍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与手工艺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这就不能不信了。

捧出史书随意抖一抖，就可抖出不少好东西：华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在手工艺领域绝对是“多项全能冠军”，制衣、制靴、种植、毛织、制秤、弹棉花等五花八门的手工业均尊称他为祖师爷；儒家宗师孔夫子还是愣头青时竟当过吹鼓手；据传，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是折扇的发明人，他由此被后人尊为制扇业的行业神……

比懒婆娘的裹脚布还长十万八千里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里更是涌现出不少技艺不赖的手工匠人。仅有明一代就称得上“人才辈出”。永乐帝除杀人很在行外，据说还能将喇叭吹得嘀嘀嗒嗒响，其吹奏的水平显然胜过孔圣人。明熹宗朱由校更是技高一筹，小朱接了他老爸朱常洛的班当上皇帝后，很不务正业，治国安民的事甩手交给阉割



了“小弟弟”的魏忠贤，自己整天躲在内宫里挥斧拉锯做桌椅板凳。朱由校的木匠活儿干得挺漂亮，堪称鲁班第二。除精通木工活儿外，这位贪玩又无能的混账皇帝又是九级泥工，拿起砖块砌墙砌得溜快。还有可怜的大清光绪帝，这位封建王朝的倒数第二位皇上也能算半个工匠——他被慈禧软禁后，没事干时就拆散西方某国赠送的音乐钟，再根据中国民乐的旋律重新设计组装。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里，手工业原本是地位低下者为之，可居庙堂之上的统治阶层、深宫内院的不少皇帝老儿居然对此“情有独钟”，实在有点儿出人意料。

在民间，手工艺则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中国自古乃农业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前，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大多相似：寒窗苦读力求踏上仕途乃人生第一目标；“学而优则仕”的希望破灭后，第二目标是学门手艺，勤学苦练，做到技高一筹，因为手艺精也就衣食无忧；第三目标才是老老实实耕田种地，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此外，不愿专门为匠的农民即使决心一辈子守候土地辛勤耕种，也会力争掌握至少一门手工技艺，以此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相当多的农民都有以下“祖传”意识：面朝黄土背朝天，完全靠耕耘土地侍弄农作



磨剪子



物，那是靠不住的。若逢上天仁慈，送来风调雨顺的好年份还好说，一旦碰上干旱、洪涝年头，仅靠耕种很难摆脱忍饥挨饿的日子，从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若能拥有一门技艺在身，即便远走他乡，也多了个求生门路，生活多了份保障。

农民学艺成风，使得古老中国的众多农庄村寨都有“全民皆匠”的现象。学艺成功后告别农耕活动的专业手工匠人，一部分仍扎根农村，另一部分慢慢进入了城镇。生活地域不同，相同点却都是凭手上功夫谋生。工匠中极少数技艺超群的优秀分子，最后成为“民间艺术家”。

费孝通先生撰写《江村经济》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间倏忽一



手工制作陶盆



晃，过了约七十年。《江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那些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副业”，在当今中国，有的已改头换面，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已销声匿迹，中国农村“全民皆匠”的盛况再也难以出现。尤为可叹的是，具体到某个手工艺人身上，即便他有巧技、绝艺在身，也往往没法施展才华，没法靠手上功夫混到丰衣足食——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浪潮汹涌而来，将众多民间传统手工业杀得片甲不留，越来越多的民间手工艺丧失了最后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只能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诸多领域都有自学成才呼风唤雨的英雄好汉涌现，但相当一部分的手工艺却始终只能借助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以及手把手授艺的形式得以传承延续。一旦断了这种传授的门径，许多高超的技艺就在掌握者离世后彻底失传——这种不幸如同大自然的食物链中某个“链条”脱了节，连力大无比的恐龙也难免死翘翘，消失得一干二净。更为不幸的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颇有点儿禅宗意味，禅宗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身怀绝艺的民间艺术家们也习惯于“不立文字”，老一辈的师傅们都是趁早尽可能地将技艺直接教授徒弟或传于子孙，塞给徒弟一本“教材”要他自己去啃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出现。从古至今，除先秦《考工记》与明代《天工开物》、清代《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寥若晨星的书籍有专门论述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內容外，很难找到其他“民间手工业完全手册”之类的文字资料……

正是眼睁睁看到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将中国民间小手工业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很有可能出现民间传统手工艺“集体消亡”的无奈现状，对中华传统文化兴趣愈来愈浓厚的我开始了紧张兮兮的奔



走。我希望通过不断行走、寻觅，借助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对民间传统手工业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记录、留存。

这种边走边寻觅、边欣赏边记录的写作并非仅仅罗列一些行将“作古”的事物的镜头，也非随意捡拾一堆破旧物件的碎片。倘如那般，我不过是一个得了精神化恋物癖的过路客，而非潜心浸淫在民艺与民俗殿堂的有心人。对于下一秒就可能彻底消失的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我的努力不只是以文图结合的形式去完成一本书的举动，而是尽力发现、挖掘与力争揭示中国民间艺术真谛的过程，更是带着浓厚的抢救意识的行为。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实现几个目标：其一，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中国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工艺；其二，在挖掘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经济价值与实用性之外，更注重挖掘它在文化、艺术、精神寄存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与作为“历史活化石”的价值；其三，揭示藏匿于手工活动表象之下的真实社会生活，对中国民间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渐行渐远、日渐式微而模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细节进行精雕细刻。

像我这样的行走与写作其实同样说得上是一门手工操作的技艺。我像一名老石匠，挥舞铁锤与凿子进行深入浅出的雕琢，只是，我不是在坚硬而冰冷的石头上，而是在柔软而温暖的纸上刻录文字和图像。我期待时过经年，当某些民间传统手工艺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无处寻觅时，仍有人能从本书窥探一二。

目录



001 酿造谷酒：无酒不成欢

谷酒酿造工艺

杂碎：酒香也怕巷子深

014 打铁：铁打的铺子，流水的时光

铁器打造工艺

杂碎：打铁铺成了文化景点

022 补锅：手拉风箱呼呼响，火炉烧得红旺旺

铁锅热补工艺

杂碎：40多岁的补锅匠“买”了不到20岁的老婆

029 杆秤：天地之间有杆秤

杆秤制作工艺

杂碎：秤砣就是老百姓



036 手磨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手磨豆腐工艺

杂碎：美味的豆腐胜燕窝

046 芙蓉镇米豆腐：我吃了刘晓庆的豆腐

米豆腐制作工艺

杂碎：米豆腐是豆腐的近亲

051 冥钞：七月半，鬼门开，地下先人回家来

冥钞制作工艺

杂碎：揣着冥钞上路

059 竹器编织：篾片在手指上舞蹈

竹器编织工艺

杂碎：竹篮打水不落空

067 木器打造：在寺庙里砍砍杀杀

木器制作工艺

杂碎：一个三心二意的木匠

076 茶叶：南方有嘉木

农家柳眉茶制作工艺

杂碎：一条道走到底

086 泥瓦：鱼鳞瓦上的乡愁

鱼鳞瓦制作工艺

杂碎：拾起一片碎瓦打水漂

094 铜碗：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

铜碗工艺

杂碎：铜星点点穿起一把沧桑



- 100 罗盘：命运之盘
罗盘制作工艺
杂碎：罗盘成为一种装饰工艺品
- 107 阉割：一刀劈开生死路
阉割工艺
杂碎：汉武帝是个大阉匠
- 113 坛子菜：用盐腌泡的日子
坛子菜制作工艺
杂碎：坛子菜成为民族风味
- 118 纸扎：开往阴曹地府的“地铁”
纸扎工艺
杂碎：最短命的艺术品
- 124 弹棉花：地上流云
做棉花被工艺
杂碎：“黑心棉”是个新词语
- 131 屠宰：死猪不怕开水烫
屠宰工艺
杂碎：鬼子兵是天下最凶残的屠夫
- 139 榨油：何胜清和他的榨油坊
榨油工艺
杂碎：手工榨油作坊必将被淘汰
- 145 铤药：一鸣惊鬼不惊人
铤药制作工艺
杂碎：你吃了铤药啊



- 150 活字印刷：一个萝卜一个坑
活字印刷工艺
杂碎：雕刻具有灵魂的生命
- 157 剪纸：眼花缭乱的飞翔
剪纸工艺
杂碎：活色生香的艺术
- 163 佛香：一炷祈愿万里香
神香制作工艺
杂碎：见菩萨就拜
- 169 端砚：石头上开花
砚台制作工艺
杂碎：传万世而不朽的收藏品
- 177 手工造纸：传统造纸术在蔡伦故里绵延流长
传统造纸工艺
杂碎：手工造纸的出路
- 185 油纸伞：撑一把油纸伞走进岁月深处
油纸伞制作工艺
杂碎：油纸伞的宗教意味
- 193 参考书目
- 194 后记 在民艺的殿堂里走来走去



酿造谷酒：无酒不成欢

池塘边随意用砖块垒起一个灶，灶膛里塞着碎木块，火烧得正旺。灶上架着木桶状的蒸甑，蒸甑里装着已发酵的稻谷，此刻的稻谷已“改头换面”，也改名换姓，叫“酒糟”。起风了，风吹皱了满池碧水。有人担心这股突如其来的“歪风”会将灶膛里的火苗吹得东奔西窜、四分五裂，不知从哪儿找来块木板，竖在灶旁，挡住风的进攻。不时有人遛到池塘边探头探脑，问：“出来没？出来没？”坚守在灶膛边把控火势的老周摇头：“急么子，早着呢。”话这么说，其实不早了，快了，空气里开始飘散着绵软的芳香。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幕。时间：2012年4月30日；地点：湖南省益阳市岳家桥镇金盆桥村。我所说的池塘也是有名有姓的，它叫“灵官潭”，原本是幽深的水潭，因泥沙逐年淤塞而变浅。它曾在我的小说《斑鸠，斑鸠》里出现过，是小尼姑春情萌动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成了临时的“酿酒作坊”，酿的酒是谷酒，将在5月1日的婚宴上大显身手，让宾客们举杯痛饮。

“五一”新婚典礼的主角是我的侄儿，我从澳大利亚赶回中国，正是为参加侄儿的婚礼。算我走运，几天内，我再次目睹了磨黄豆制豆腐、酿造谷酒等难得一见的纯手工活儿。由此可见，只要有心，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还是有劈面相逢的机会的。当然有前提，那就是得在还没被城市化一统江湖的山野乡村。

这算得上不成文的老规矩了，金盆桥村不管是哪家哪户要办新婚典礼，谷酒是少不了的。尽管红酒和啤酒已在村里的年轻人里建立起相当的“群众



基础”，但大办喜宴还是得请谷酒来充当饮品中的“台柱子”。在乡里乡亲尤其是中老年亲朋好友眼里，红酒和啤酒是“外来户”，三五瓶下肚都不醉哪能叫酒？它们太稀松平常，不够劲儿，撑不起台。带劲儿的，还得是依照传统路子酿造的谷酒，再不济，也得是自家酿造的传统米酒。酒够劲儿不够劲儿，说白了，就是看其滑过舌尖醇香不醇香，入喉辛辣不辛辣。用书面语解释，那就是酒精含量的高低了。

正主持酿酒的老周全名叫周有才，是金盆桥两个最有名的酿酒师之一，另一个名叫谢良章。谢良章是1985年之前村里少有的“吃国家粮”的人员之一，退休后回到老家乡下，因爱喝点儿小酒，就自己酿造自己喝，当然也卖。他家在一家砖窑厂旁开了个杂货店，酒就在店里卖，自产自销，促销手段就是“口碑”，而不是跑到央视抢广告标王，出大风头。乡间传统法子酿造的谷酒或米酒都是散装，连长相漂亮的酒瓶子都不提供，就算蹿到电视上去瞎吆喝，怕也是闹不出名堂来吧。酒客的口碑是促销的唯一法宝，乃销售王道。酒味醇正则买者众，反之，就等着倒到阴沟里吧。周有才酿酒同样是为自己喝，也卖。说起来，他的儿子周雪飞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回国后会坐一堆儿喝着小酒东拉西扯的朋友。周雪飞也是我的新书《最后的中国》里的重要角色之一，他开了金盆桥最大的一家超市。谷酒或米酒放超市卖，“钱景”虽说不上一派大好，但自产自销，成本不昂贵，销路还是不错的。谷酒每斤卖价是7到10元，米酒是4到6元（这个价比酒厂大批量生产的同类酒贵多了），绝对地按质论价。酒的品质由谁说了算？做主的是舌头，由舌头说了算。

俗话说“品酒品酒”，抿口酒入嘴，就轮到深藏不露的舌头大显身手了——凭三寸不烂之舌，给酒的优劣下评判。舌头是最不讲情面的，你给它再多的甜头好处，舌头也不会胡来，给劣质酒挂金牌，故意找好酒的碴儿。这些败坏舌头的道德的事，舌头不屑去干。

周、谢二人除了酿谷酒，也酿米酒。米酒的酒精含量要低于谷酒，酿造工艺也简单些，价格自然也低些。其实除了他们两人，村里会酿酒的人